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贈答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濟

曰折曲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聆龍瞭砌九淵善作泉聞鳳窺丹穴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說文曰瞭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良曰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歷聽豈多士善作工唯然覩時善作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五臣作烈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　銑曰覩見教布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

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 善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向曰懋盛被加耋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之化

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音鼈 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濟曰側不敢正諫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門常晝閑言無事也

林閭時晏開亟 器 迴長者轍 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翰曰林閭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

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良曰決及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

豫往誠歡歇　悲來非樂闋

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　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闋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闋

屬美謝繁翰　遥懷具短札

祖點切　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五言　善曰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　濟曰顏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閟塵紛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閟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至晚乃息也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良曰闕偶猶無對也

側聽風薄博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 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

也陰蟲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　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思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自傷也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悅嘆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春儔侶而情殷殷憂也　濟曰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見文章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

書良曰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荅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泮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祇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宮也

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善曰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禁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謡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濟曰跂舉踵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謡墉牆也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蹰夏侯沖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闕門樓也踟蹰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徙倚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

行彼高松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貫達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於丘園東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欲學彼高松貞堅之節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善曰知汝之言有誠實指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貴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

琴瑟播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 翰曰監秘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顔范二中書也

顔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顔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陷求

善曰左氏傳鄭子産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内惟省以端操人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慕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

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　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善曰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職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從太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上帝也東宮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　向曰伊惟遘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

雖慙丹雘施未為玄素睽音圭　善曰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悲絲周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唯其塗丹雘　濟曰丹雘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徒遭良時詖彼義

王道奄昏霾音埋　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詠論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　翰曰良時明時也詠傾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

人神幽明絶朋好雲雨乖　善曰人神幽明絶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絶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離也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畧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銑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

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音啼　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

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荑香草也　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荑香草緒結以贈遠人

跂企**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濟曰跂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罯書曰頑闇沈泥　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微已也

惜無雀善作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

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瑜切　良曰惜傷也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蓀葺昔宇翦棘開舊畦

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修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苫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荊棘孟子曰病於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銑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也茨茅葺修也言乘茅修昔時之屋翦代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

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　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

親仁敷情昵

興玩善作賦究辭悽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暱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濟曰數布究盡也言靈運之時布情相近而我興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肸蠁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草之音氣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善曰易曰書不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荅頡篇曰懷抱也　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荅顏延年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銑同善注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善曰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濟曰珪璋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 善曰楚辭曰棘余駕兮入寘何卲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　銑曰君子喻延年言高篤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

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

善曰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性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

五臣作暴

春醞時獻斟

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馬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臥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歳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麥壠**五臣作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壠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向曰秀色謂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聲也**歡此秉日暇忽忘逝景侵**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漸進也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謡吟**善曰歸田賦曰揮翰以奮藻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　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所賜詩也**誦以永**五臣

作詠周旋匜以代兼金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匜以當好金也

郡内高齋閒坐答呂法曹五言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内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荅之

結構何迢遰特計曠望極高深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遰　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遰高也何者自問也言遠盡見高深也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善曰曹子

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翰曰言所居高窻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銑曰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五臣作此**山岑**　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生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

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就見我於玉山之岑也此山中也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五言 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 濟同善注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兹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我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在兹謂在淮陽也況復

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䈰笠聚東菑善曰謝靈

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詩曰薹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手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薹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臯也菑耕田也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楚緇嘉魴聊可薦綠蟻善作渌蟻方獨持善曰殷仲堪誄曰荊門晝掩閑庭晏然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洸洸然毛詩箋曰方且也　銑曰諍訟也簟竹席也颸風也魴魚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朱李於寒水　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

良辰竟何許

夙昔夢佳期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今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脛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脛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翰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隱化及人也絃歌終莫取撫几五臣作枕今自嗤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几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噭噭今自嗤　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

臥病持枕衾

我自輕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銑曰朓為隨王文學帝徵朓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善曰吕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善曰古樂

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引領善作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平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巳正相望也金波麗鳷支鵲玉繩低建章善曰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翰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鳷鵲館名麗猶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於郏

郢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　銑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冢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山也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善曰馳暉日也朓至尋陽詩曰過容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向曰旦至暮日光馳度尚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風雲　五臣作煙　**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善曰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濟曰風煙之中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隔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罻　罻　**羅者寥廓已**

高翔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良曰罻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

酬王晉安　五言

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善曰爾雅曰梢梢櫂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皃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向曰梢梢樹枝勁彊無葉之皃言厚露晚乾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

生欃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鴈蓋答所贈詩意也

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善曰左氏傳趙歃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　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也彤闈宮門謂尚書處也

悵望一塗五臣作途阻參差百慮依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　良曰悵望恨也言但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令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喻讒人將汚已之貞潔也

奉荅內兄希叔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濟曰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荅

嘉惠承帝子躧所綺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

策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躧步也履衣冠之履奉侍也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内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當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汙也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邸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己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温

其一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陳平無産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謂桑柘也涼温冷熱也言朝去官暮則冷也

殂落固云

是寂蔑五臣作蔑終始五臣作如斯善曰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銑曰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鳧鷗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其二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鵠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猗濟曰鳧鷗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盼汎之也漪水文也春華與秋實庾子及家臣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庾子

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良曰謂盼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　五臣作人　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康畯與俊同　良曰王門謂邵陵門也俊賢俊也

離宮收杞梓華屋富　五臣作當　**徐陳**　善曰離宮皆謂太子也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墳籍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　銑曰離宮華居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徐幹陳陳琳並以才華為友善也

平旦　五臣作明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其三　善曰言

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　翰曰言晨夕侍遊不常其所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絶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兒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絶者謂過人也

相如㦃温麗子雲懃筆札　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㦃懃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客對我兄盼則懃㦃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答社育

詩曰驕驕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坂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駿足喻盼柴車喻己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其四　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

五臣作游　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翰曰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

善曰言己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

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良曰勃海郡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盼事邵陵王攸為淫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戰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己之將老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　善曰言與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日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己之老不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謖 所六切　五言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張譔

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採 五臣作釆 去薄博暮方來歸 善曰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丈也 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譔也扉門也

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善曰吳都賦曰儐從奕奕廣雅曰儐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

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銑
曰儐從謂隨從行者玳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
之盛衣輕馬肥也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善曰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
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
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
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皆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
也　向曰墟居落籬也傳驛馬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
輝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

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善曰阮籍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於
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子
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受娛在懷皆
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病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
為絃韋非也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

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翰曰言我恨不得殺雞炊黍與故人叙離散也懷情徒草草五臣作慘慘音草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良曰悄悄憂貌霏霏淚下貌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荆州為北徐州也　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融

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何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

此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凰池 善曰王融荅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濟曰青瑣門名雲爲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凰池

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 五臣作脈脈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翰曰脈脈不見貌阻隔光景儀

容

岱山饒靈異沂五臣作淮水富英奇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皐虞後徙于臨沂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

逸翮陵北海摶飛出南皮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　銑曰言逸翮摶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

遭逢聖明后來棲五臣作栖桐樹枝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　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烏與賢人皆　聖居而出桐樹鳳所棲也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善曰鄭玄毛詩

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濟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貌

翰明君厚祿餐賢 **可棲** 五臣作棲 **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善曰古詩曰賤妾擬何為

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翰中書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當止足也 **豈知鷦鷯者**

一粒有餘貲 善曰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 五言 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彦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峙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音池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於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湄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感不能自執持也滄江路窮此湍嶮五臣作險方自茲疊嶂

易成響重以夜猨悲 良曰湍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響更增猨啼而益悲

也容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 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謂峙也

親好自斯絶孤游從此辭 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向曰親好亦謂峙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善曰哀傷贈荅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荅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　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己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太祖掾也在疚妨賢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翰曰疚病也自譏以病敗不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為掾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五臣作違陪厠王寮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良曰厠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

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奴豆時苗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銑曰擁執耒耕也耨除草也言歸東山理農桑業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升降無常在一朝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向曰小人自謂也言逢時適泰恨我道之獨消譬如野

田蓬榦烏活流隨風飄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榦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榦轉也　濟曰皆自謂所似耳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於河朔翰曰都邑游謂為尚書郎河朔徭謂河陽令徭役也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音消　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繊也　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綃謂和而不猛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嶤善曰浩蕩或為齊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岧嶤高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善曰毛詩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遼遠也誰謂

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韻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　向曰恐不能劭繼先賢之令名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平聲　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不滿百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頮五臣作欸如槁五臣作歊石火瞥匹滅若截道飈　善曰爾雅曰頮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詩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皆飈塵　良曰敲擊也瞥暫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謡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正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冢立祠也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桐鄉嗇夫吏人愛而歌焉是有餘謡

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向曰純專也言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之 雖無君人德視民庻不恌 音祧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曰恌偷也 濟曰恌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養人庻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濟時洪河 翰曰洪河黄河也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畤音止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 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沚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

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大厦五臣作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覿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善曰楚辭曰紛總總兮九州王逸曰總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濟曰總總擾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俗化訛偽也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

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祒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祒音紹祒袴也　良同善注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

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銑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善同向注　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理言我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至也

豈敢陋

微官但恐忝所荷 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五臣作曦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時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 銑曰初伏

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貌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爨土鬻於中宇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涼飇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善曰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也椅桐類也濟曰飇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善曰韓詩曰緜緜瓜瓞薛君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草之下薑芋之屬紛滿於廣大之畦也稻栽肅阡阡五臣作芊芊黍苗何離離善曰

禮記曰故栽者培之九畹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良曰芊芊離離長茂貌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於今毛萇曰迄至也　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　向曰廊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徒懷越鳥志春戀想南枝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去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去聲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翰曰寵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我來氷未泮時暑忽隆熾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氷未泮　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吏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小國寡民務

終日寂無事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閒也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音值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我土秖攪懷歸志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秖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濟曰攪猶亂也

眷 善作卷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榮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川遠而間殊也

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 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願

還歸而畏忌此刑書也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音伺 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銑曰祗敬恪勤也言我敬奉社稷勤居所處職司

迎大駕

五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蘩被廣隰

善曰爾雅曰蘩皤蒿也 濟曰岑崟峻貌迅疾被滿也下濕曰隰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

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 翰曰順從集上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

居止此謂時之亂也歸雲乘𢡝許偃浮淒風尋帷入善曰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愬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雨蓋然此雖無翠雨而帷蓋即同也　良曰𢡝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善曰王命論曰起然遠覽淵然深識　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崤函之固　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世亂未平崤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　向曰狐貍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善曰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

高飛而不下鷃鵲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 濟曰籠檻維縶言被拘縶不得施其用也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 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事本末闕習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善曰既假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斂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斂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銑曰後篇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五臣作列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向曰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靖端肅有命假檝五臣作楫越江潭音尋協韻　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　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波也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别於此處

撫膺解攜手永歎

結遺音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良曰膺胷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 無迹有所匿寂漠(五臣作寞)聲必沈 善曰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泯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不見之貌 肆目眇不(五臣作弗)及緬然若雙潛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遐也　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潛也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 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　濟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

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亹亹獸行貌嚶嚶鳥聲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

佇立愾五臣作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愾我寤歎孟子浩然有歸志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息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向曰承華東宮門名

撫斂遵銅輦振纓盡祗肅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爲彫 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慷慨遺安愈 五臣作念 永歎廢餐食 五臣作寢食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詩曰假寐永歎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 良曰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 五臣作剋 善曰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安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 銑曰誘進趣遂也 憂苦欲何為纏緜胃與臆 善曰列子曰卑辱則

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氣交憤於胷臆　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胷臆之間

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濟曰霄空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良曰總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善曰江郵谷君司馬詩曰羈縶世網進退帷準絕說大曰嬰

統也　銑曰世綱謂官事嬰纏也

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善曰詩曰假寐永歎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　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處也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　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上林賦曰紆餘逶迤　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

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樂録曰鷄鳴高樹巔　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

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緜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善曰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　詩曰佇立以泣　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為倚　楚辭曰私自憐

兮何極　良曰沈深悽悲也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銑曰修長振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向曰徂往也

頓轡倚嵩五臣作高巖側聽悲風響　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

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五臣作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 良曰梁陳二國名 機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也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闥 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 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為太子洗馬

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善曰應瑒與劉公幹書曰鵷鶵棲翔鳳之條鼉鼉遊升龍之川 向曰鳳鳴於梧龍川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

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 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 翰曰治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

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妍好

輕劒拂鞶厲五臣作礪長纓麗且鮮善曰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劒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三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　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

夙駕尋清軌遠游越梁陳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游　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

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國

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枚臯馬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善曰濟注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

自安而已**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幷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而無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善曰盧子諒荅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善作遊字**緜緜歸思紆**善曰七命曰參又為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緜緜之不可紆王逸曰緜緜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杖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疎也眇眇遠行貌緜緜不

絕貌紆縈也我行豈不邁登降五臣作陟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五臣作游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進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真想初在衿五臣作襟誰謂形迹五臣作蹟拘聊且憑化遷終反五臣作及班生廬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翰曰真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胸襟誰謂形之與

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陶淵明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 五臣作俗

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竊也又曰竊深遠也左氏傳趙衰曰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　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五臣作南　善曰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　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荊荊州遙遙行貌　叩栧　曳　新秋月　善作親月　臨流別友生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濟曰叩擊也栧船傍版親愛也友生朋友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　胡了　川上平　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

曰通白曰晶晶明也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明貌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潤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

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

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銑曰投此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

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

曰名令聞也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蓄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此為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若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

秋岸

澄夕陰火旻團朝露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為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曶曶其若頹　良曰辛苦之情已難堪而又屬頹暮之時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作向曰莊舃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之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 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向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 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

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所綺步 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捍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躧步 翰同善注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 善曰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鬷蔑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曰余亦

支離依方早有慕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内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内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相括切髀步米切 良曰遇時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郤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盧陵王也 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 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

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𤦲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遺明光奉璧之趙𤦲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攄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户郭切枵許喬切掊方部切向曰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

將窮山海迹永絶

賞心悟 五臣作晤 善曰言今逺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良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謝靈運

束髮懐耿介逐物遂推遷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懐節操及後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

成宿心也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奴結慙貞堅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揚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　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玉之為體染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疲薾困極之貌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知者動仁者靜五臣無此二句

剖普口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

山行窮登

頻水涉盡洄沿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翰曰登頻謂上下也洄沿謂逆順也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緑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洄瀟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緜不絶貌篠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嶺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蔡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衆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己樹六檟

於蒲園東門之外杜預曰櫝欲自為櫬也　向曰柗櫝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上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遠以避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

急而不可停止

遡流觸驚急臨圻鐵**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㙇**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于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不能游也　銑曰遡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

洊至宜便平**習兼山貴止託**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五臣作翻始果遠諾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情翻始遂於遠心矣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唯草木之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善曰莊子北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

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爲殊觀也

七里瀨　五言

善曰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旅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

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

沃若哀禽相叫嘯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 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貌叫嘯衆鳥相命聲也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

遭物悼遷斥存期五臣作其得要妙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既

秉上皇心五臣作情豈屑末代誚先結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琴賦曰末世瑣才兮智孔寡 良曰秉持屑顧誚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

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　銑曰瀨灘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鈎巨緇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

五言　善曰永嘉江也　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五臣作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五臣作孤嶼孤嶼媚中川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倚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　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五臣作象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　銑曰

言與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爲傳述也想像崑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　善注與濟同　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

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琊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翰曰栽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　良曰言比貪競之人則為優以言達生之理則不足也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　銑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疎拙謇訥故辭浮過之名

廬園當去棲巖

卑位代躬耕

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耕　向曰廬小屋也

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

任有疾像五臣作象長卿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勑斷家事勿復相關邴曼容養志自修薄為游宦而已言我皆似類

恭承古人意促五臣作假裝返柴荆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

玄禮記注云蓽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恭敬承奉假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琊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垧遡谿

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居偃落英戰勝臞其俱者肥止監五臣作鑒流歸停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赴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默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濟曰遵依坰野迥向曠空憩息挹酌搴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臞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胷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即是羲唐

化獲我擊壤聲五臣作情　善曰羲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餘注與良同　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内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也緇汚也雖抱中孚文猶勞貝錦詩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濟曰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善曰日月

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無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　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

出宿薄京畿晨裝摶團曾五臣作颸楚持切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摶扶搖而上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　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摶持也曾颸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善曰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

迢迢善作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芒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游當羅

浮行息必廬霍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　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嶷 五臣作疑 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嶷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嶷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暮言近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悽悲也

死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濟曰採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遊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絶

斷絶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懑善曰廣雅曰款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懑也　良曰絶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懐歸曲則同矣憤懑怨歎也追尋棲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善曰崔寔荅陸機詩曰棲息髙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銑曰言本性好静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不怨秋夕長恒苦夏日常善作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

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遊故苦其日短　潅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

懷故五臣作故懷叵普火新歡含悲忘春暝五臣作暖　善曰言春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　濟曰言懷故山不可得為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

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並琴曲名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箜篌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五言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　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頹奔波也

乘月聽哀狖以浥於露馥芳蓀

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翫芳叢之馥狖猿也說文曰浥濕也　濟曰狖猿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蓀草名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　翰曰秀色也屯聚也千念萬

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齊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存**派乎潯陽 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靈善作露**物炁**五臣作吝**珍怪異人祕精魂**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炁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精魂不可見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五臣作輟**流溫**善曰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而不見

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

紘　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紘紘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五臣作岡是麻源第三谷五言　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角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銅陵映碧澗善作澗石磴瀉紅泉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善曰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　向曰隱淪肥遯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棲也

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善曰爾雅曰山絶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

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

徒空筌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翰曰登升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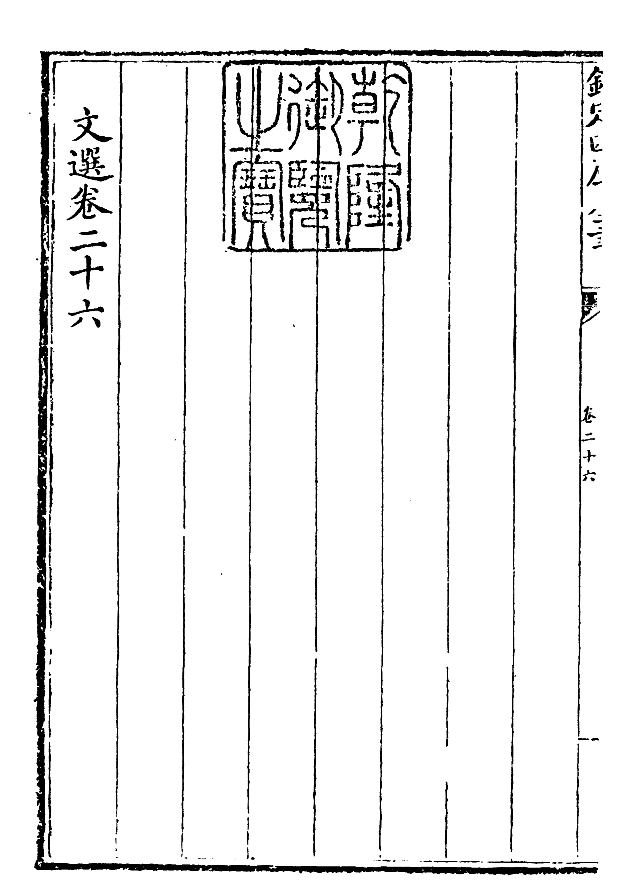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五臣作代後

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磨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銑曰恒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文選卷二十六